

# 幸运指环

花  
城  
出  
版  
社



岑凯伦作品集

38

幸运指环

花城出版社

# 幸运指环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4,000字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695-1/I·2301

定价:11.00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 序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籍籍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个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了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 内容提要

本书收入岑凯伦的两部作品。

一枚象牙指环，普普通通，却是任家之宝，因为，那是幸运指环。相传拥有它，主人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上海姑娘丘婷婷来到香港，寄住任家，疼爱她的任老夫人将将这枚指环指定留给她。拥有幸运指环的丘婷婷真的能现实自己的愿望吗？《幸运指环》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艳丽的爱情故事。

《爱的彩衣》描绘了一个现代都市多彩的爱情画幅，男女主人公的一段感情历程颇具戏剧性。

# 目 录

幸运指环·····(1)

爱的彩衣·····(194)

# 1

满怀希望、满心喜悦的丘婷婷，坐在那豪华汽车里，很舒服，很满足。

新的开始，好的开始，从此享福了。

这车子好大，好漂亮，好……在上海没见过，做梦也没有梦过，还有个穿了军官制服的人为她开车，好威风啊！

怪不得妈妈常说任奶奶嫁进皇宫去了。

唯一可惜的，任俊铭没有来接车。

他忙吧！丘婷婷从那蓝色羊毛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看看，咕的一声笑出来。

司机在倒后镜里看她一眼。

司机从红磡火车站接到丘婷婷，看她一眼，梳着两条小辫，额前一排刘海，肌肤是难得一见的细嫩洁白，穿件蓝衬衣，蓝布裤，外罩一件蓝外套。

脚上一双白袜，黑布鞋上锈了一朵荷花。手上拿个灰蓝旅行袋，哎，就是土。

司机一直在怀疑，这个土妹子，如何和孙少爷配成一对？

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什么都不用提，单是谈话吧，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还有，这上海姑娘，和绮年娜小姐怎样比？绮年娜小姐新潮、洋派头，身材！嘿！没得比了。





## ◆ 幸运指环 ◆

差点忘了贵气的金翡翠小姐，仪态、风度连绮年娜小姐都比不上，这上海姑娘就更谈不上了。

当然，孙少爷还有许许多多女朋友，不过来往得最密切的是绮年娜和金翡翠吧。

汽车驶进一个大花园，花园当中有幢房子，丘婷婷好兴奋，哎唷！真是华贵无比，北京的故宫也好不了多少。

车停下来，司机为她开了车门，她好小心地下车，可别弄污了这华贵的车。这时候，一个穿白衬衣，黑裙子的女孩子想过来抢她的旅行袋，丘婷婷连忙两手护住旅行袋，低声问：“你是谁？”

妈说过，香港坏人多，抢钱的，她有两百块港币，还有三条新裙子，一双新皮鞋，红的，好时髦的。去年任奶奶托人从香港带到上海送给她。

“丘小姐，我是这儿的仆人，我替你把行李送到房间。”

仆人？工人，妈说香港有钱人都有工人，她想想，笑笑，把旅行袋交给她：“我不是丘小姐，是丘婷婷，你叫我婷婷。”

“你是主人，我是工人，我不敢叫丘小姐的名字。”

女仆走进去，另一个女仆迎过来带她进客厅，哇，客厅好大，地上软绵绵。

“丘小姐喜欢喝什么？”

“这……”她想着，上海对户的张叔叔教过她，很好喝的：“朱……咕力！”

不久女仆推来一辆金色的餐车，餐车上有饮品、点

心和糖果。

丘婷婷每样要了一些，女仆问：“丘小姐要不要回房间休息？”

“是有点倦，想着能来香港，几晚没睡好，但是，我还是想等任俊铭回来！”

“孙少爷要很晚才能回来！”

“昨天通长途电话，他知道我今天来的！”她有点不开心。

“没办法，生意上应酬多！”今天金翡翠在家开舞会，任俊铭被邀请做男主人，不到天亮，他不会回来。

“啊，好吧，我想躺一会！”女仆带丘婷婷进内厅，内厅地面滑亮的，光亮的，冰亮的，没什么家具，四周有一排金色的高背椅。

丘婷婷呆看了一会，傻气地问：“这儿还开溜冰场？”

“这是跳舞厅，孙少爷每个星期日都在家里开舞会！”女仆微笑回答。

“舞会？”丘婷婷倒不好意思问得太多，但她实在不明白。

跳舞厅旁有镀玻璃纤维的楼梯，扶手用水晶做的，水晶扶手内装了灯，金色小珠在里面滚来滚去，很美。

经过跳舞厅，是个小偏厅，小偏厅内只有一张日式矮台，地上铺满长毛地毯，地毯上缀满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地垫子。旁边有楼梯，女仆带上二楼。

女仆推开一扇门，啧啧，这房间多美，别的不说，单是那张床，一看见就想睡。

她大概眼睛太倦，换了套布睡衣，人倒在床上，又

软又香，一会就睡着了。

她一觉醒来，觉得精神很好，床头有个钟，一看，五点，不会吧？她进房间已经五点，她摇摇钟，没坏，哗！睡了十二个钟头？怪不得肚子叽咕、叽咕。

她穿上布鞋，想出去找那些女工人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

她听见楼梯有脚步声，她好高兴，走出去。上来的，竟然是个年轻的男人。

他穿套好漂亮的深灰色西装，这个人她好像见过，但又好像没有见过，他一面抛着车匙，一边哼歌，跑着上来，看见丘婷婷，呆了呆，一会，又指住她，很小心地问：“你是……婷婷？”

“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你来这儿干什么？”她拉了拉睡衣。

“我住在这儿，当然要回来！”

“任俊铭？”她高兴地叫出来：“你本人比照片还漂亮，我认不出你。”

任俊铭打量她，这土头土脑的就是丘婷婷？看她的发型多老土，像个丫头。她身上穿的是什么鬼东西？女人睡觉不是穿睡袍吗？还有那些布鞋，哎！那朵红花，像拍民初剧。

“你为什么睡不着？半夜三更在这儿干什么？”任俊铭心虚，她不是等他回来吧？

“我睡了呀，一睡十二小时，连晚饭也没有吃。你不是刚回来吧？谈公事，搞应酬要通宵？”

“这个时候厨房的佣人已经休息，你睡房有冰箱的，里面放了很多食物！”

“怎么把家里的冰箱放在我房间?”

“我们家里每个厅，每个房都有冰箱，你不要大惊小怪。晚安，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

“晚安?太阳都快要出来了，任俊铭，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们谈谈好吗?反正你上床差不多又要下床，香港上班是朝九晚五，是吗?”

“我每天十时半才上班，对不起!”任俊铭不耐烦：“改天见!”

“你吃早餐的时候我会去的!”

“我今天不吃早餐。”任俊铭打个呵欠，也不理她，直上三楼。

丘婷婷来香港呆了三天，自从初来那晚之后，她没有见过任俊铭。

这天，他五点就回来了。

丘婷婷马上拉住他道：“任俊铭……”

“你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睡衣啊，在上海新买的!”

“睡衣?好，睡衣，你怎可以穿件睡衣在家里随便走!”

“在家里不穿睡衣穿什么?我带来的裙子?不，那是和你上街穿的!”

“你……”丘婷婷那傻傻纯纯的样子，任俊铭笑也不是气也不是，他提起嗓门：“亚凤!”

曾经替丘婷婷提旅行袋的女仆急急忙忙走出来：

“孙少爷。”

“金妈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还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任俊铭吐了口气，明天他便要在家里开舞会，如果他的朋友看见丘婷婷，还以为他家来了个讨饭的，“我明天在家里请客，你这样子怎能见人？金妈又不在，否则她可以帮你去添置新衣。现在，先由亚凤陪你去买几条裙子。”

“我带了裙子来，还有漂亮的皮鞋，明天我会打扮得好漂亮。”丘婷婷说，“今晚你在家吃饭，我们可以好好的谈谈，妈要我告诉你……”

“不，我今晚有应酬不能陪你，我回来只不过换衣服罢了，你感觉寂寞可以叫亚凤陪你去逛公司，你的睡衣令人看了很不顺眼，还有这布鞋。”

“我一点也不寂寞，我每晚看电视看到四五点，亚凤已教会我开房间的电视机。我只是想跟你谈谈，任奶奶曾说过会送我一样东西！”

“噢，是的，等会儿我拿给你！”

任俊铭上楼，丘婷婷跟着他上楼，到二楼，任俊铭说：“你在房间等我。”

“我想参观你的房间。”

“我赶时间，改天吧！”

丘婷婷无可奈何，乖乖地回到房去。

丘婷婷来香港后，最喜欢看电视了，看电视也成为她唯一的消遣，她每次回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机。但是刚才任俊铭叫她在房里等，她连电视机也不想开，专心等俊铭。

半小时后，门铃叮当叮当响，丘婷婷跑过去开门，她把大房门大开，请任俊铭进去。

俊铭站在门口，一点也没进去的意思，他把一个小小的首饰箱交给婷婷：“祖母叫我交给你的，还有锁匙。”

“进来喝杯果汁。”

他摇摇头：“我赶时间去接朋友。”

俊铭转身便走，婷婷目送他离开通道，一直走下楼梯。

婷婷无精打采地关上了房门。

她坐在床上，用锁匙把首饰箱打开了。首饰箱虽不大，但是长、阔也有十二厘米，这么大个箱子，里面就只放了一枚指环。

指环是米色的，雕上花，是象牙的。

曾听张叔叔说：首饰最名贵是钻石，翡翠，珍珠，白金和黄金，从来没听他提过象牙。

虽然无论任奶奶送她什么，都是留作纪念，绝不能变卖，但任奶奶那么富有，起码应该留个黄金指环给她。

她把象牙戒指放回首饰箱，锁好，顺手往抽屉一塞，戴都不想戴。

亚凤来请她吃饭，天天一个人吃饭，佣人在后面排满，孤寂又拘束，她请亚凤把饭开到房间来。

她一面吃饭一面看电视，今晚 TVB 电视长剧《射雕英雄传》播影大结局，她要看坏蛋杨康怎样下场。

第二天她知道俊铭在家里请客，她梳好辫子，她看见电视里的女艺员都喜欢在辫子上插花，她也在花瓶上摘了两朵兰花，分别插在两束辫子上。

她又把裙子拿出来。

婷婷看见电视里的女艺员，穿的裙子短得惊人，不单只露出小腿，坐下时几乎连内裤也露出了，实在太不检点，太不像话。

她这条裙子便不同，在膝盖下，而且只露出少许小腿。是一条绿色绒裙子，她妈说她那粉红色的皮肤，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好看，她把裙子穿在身上，觉得很大方，比那些短裙，好看得多了。

她把红皮鞋拿出来，很小心地穿上。

她对自己很满意，走到楼下，看见亚凤，她拉着她问：“亚凤，我今天美不美？”

“很……美！”亚凤忍住笑。

“孙少爷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回来，现在时间还早。”

婷婷心想：连亚凤也赞她美，她倒要令俊铭惊喜一下：“亚凤，我吃过午饭回房间，孙少爷回来你通知我。”

“好的！”今天请客，管家又不在，亚凤是女仆领班，要做的事很多。

婷婷吃过午饭，回房间等俊铭回来让他惊艳。最初坐在皮椅里，开了电视机，看《四眼神探》重播，由于吃饱饭，人太舒服，她由皮椅坐到床上，结果睡着了。

铃声响，她跳起来，揉揉眼睛，顺手开了灯，把房门开了，一个女仆把点心送进来。

“下午茶时间了？”她打个呵欠，怪不得刚才不自觉地开灯，窗外都暗沉了：“亚凤呢？”

“她忙着，今天孙少爷请客，她要打点一切。亚凤叫我告诉丘小姐孙少爷已经回来了！”

“他在哪儿?叫他来看我!”

“他陪朋友在餐厅吃下午茶，他要招呼朋友，一定走不开!”

“那我到餐厅看他。”

“丘小姐，你最好不要去，餐厅已坐满客人，你走进去没位置，站着很尴尬。”

“这也是，”婷婷点点头，“他们吃完点心会做什么?”

“到跳舞厅跳跳舞，你可以到跳舞厅找孙少爷，那儿没有特别的编排，站着，坐下，跳舞也可以的!”

“好，等会儿我去跳舞厅。”

婷婷吃了点心，洗把脸，照照镜子，唷!刚才睡得忘形，两朵兰花都残了。

她重新梳好辫子，再摘两朵兰花分别插在辫子上。

她拉好裙子，下楼到小偏厅，然后再绕过跳舞厅。

进去一看，暗沉沉，一片粉红，电力不足?里面确实有不少人，有男有女，有些喝酒，有些谈笑，有人在跳舞。

大家看见她进来，像看风景似的。

“这女孩子是谁?打扮好怪。”

“裙子才怪，便裙嘛，太长，晚装嘛，又太短!”

“绿裙，红鞋，真俗!”

“今年仍然流行撞色。”

“也不是这样撞法，她根本不懂打扮，任家的女仆嘛，为什么不穿制服?”

“她头上的花才怪，像青山跑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满滑稽的……”





◆ 幸运指环 ◆

婷婷突然被人一手抓住。

“任俊铭！”

俊铭把她拉过一边，低声责备：“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子？你是故意来给我添麻烦。”

“我穿了新裙子新皮鞋呀！”

任俊铭一手、两手把她辫上的兰花抓下来，正要去拆她的辫子。

“俊铭！”一个女郎走过来，前面的头发卷圈圈，又短又曲，后面的长发全梳起在后脑。脸上化了妆，图画一般美的脸。身上穿一条银白的裙子，肩膊只有两条吊带，上身又是珠子，又是闪亮的片子，下面是一层层的裙，刚与膝齐。

脖子上一条红宝石项链配上耳环和镯子，指环，十分华丽。

她一手挽住俊铭的手臂，身体靠在俊铭的怀里。穿那小衣服，香港人做衣服永远不够布料。

两人又那么接近，婷婷不欲观之矣！

“你跟谁谈话那么生气？噢！这小女孩是谁？我以前没有见过。”

“她是我的妹妹！”俊铭忙说。

妹妹？婷婷的眼睛瞪得很大！

“你不是说，你只有四个姐姐吗？哪来的妹妹？”

“堂妹，同乡的，刚由上海来！”

“啊！大陆来客，怪不得打扮穿衣都充满乡土味。”她上下打量她说：“你妹妹也很可爱，多少岁？”

“十五。”